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当代文坛

作家铁凝

【作者】贺绍俊

我不能说人性的高贵和文化良知仅靠作家来支撑,但作家存在于社会的意义,的确与捍卫人性的高贵和文化良知紧密相关,无论是通过自己的写作,还是通过鼓励别人写作。——铁凝

关于诗歌

贺:就从你最开始写作时谈起吧。你曾谈到,你小时候起就很喜欢文学,很爱作文。我看一篇文章,说你在农村还写过一些诗歌。这些诗歌你能介绍一下吗?

铁:我与诗人的关系都很好,因为我的内心是很尊敬诗的。前一段去福建我还同舒婷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一段文字,德国的作家格拉斯,写《铁皮鼓》的这位作家,他说,好的小说其实是从诗里诞生的。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我确实曾经妄想当一名诗人,现在如果要找还能从笔记本上找到当时在乡下写的诗。后来我发现我不行,不愿意让人看,失败,不好。所以我开玩笑,说我当不成诗人,注定当不成诗人,才去想,要不当一名小说家吧。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插队的时候,我也发表过两首诗。那两首诗,我现在真脸红,属于那种……我自己觉得比顺口溜好吧。

贺:有人说过,诗歌是属于年轻人的。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过写诗的经历,大概你的诗是属于这种吧。

铁:那我不知道,我没有考证过。但是很多年轻的小说家,像河北的一些年轻的小说家,他们最先也是写诗的。新锐作家一开始也是写诗的。我觉得也不意外,一个作家把诗作根基,然后再转去写小说,未尝不是一种好的营养。我现在想我自己,虽然我一生不会成为诗人,但我认为诗太奇妙了,比写小说难。作诗,诗怎么作呀。小说可以作,但诗和散文都没法作。当时《天津文艺》发表的那两首诗,如果说我小时候还有些雄心大志的话,也许就表现在这两首诗里,虽然也变成铅字发表了,但是我当时内心也不是怎么激动、鼓舞,一下子变成了铅字的诗,反而让我觉得,哎呀,我的诗怎么是这样的呀。不行。比如像《哦,香雪》,我的写作有一个出发点,到现在我也基本坚持的,就是感同身受的成分,就是我真正感受到的东西。比如这首诗,也不是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当时就有那种场景,我们是产棉区,我们整天就在棉花地里滚。我想如果说艺术是源于生活,那时候那种拙劣的诗还真是这样。什么天上的云,地上的云呀,地上的棉花也像云呀(笑),我还记得写的时候,马儿拉着大车,车上是棉花包,马儿的嘴拱着蓝天还驾着云,驾着云不就是棉花吗。我还觉得我顶浪漫的。就这样的词,它也是一种生活,是真实的,也许是浅薄的,但是它还有一点可爱,它不是做作出来的。

贺:那时怎么又突然想起来要写诗了呢?

铁:那时候,嗯(想一想),我觉得也有内心的惶惑吧,也是1989年以后,因为我不是很快就到农村去了吗,而且那一段我写小说非常少,我几乎不写小说了,然后在那两三年之内我写了大量的散文。集中地写了一批散文。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163]

评论数[0]

贺:你的《孕妇和牛》发表是在1992年。我就有一个感觉,这两年从小说写作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你的一个调整期,或者叫蜕变期,或者叫低潮。反正那一段可能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词“惶惑”,然后,你再写小说就有所变化了。

铁:你分析得有道理。那时候确实是我主动要求调整的一个时期,我到农村去挂职,你在文章中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分析我的行为,说是正好也暗合了主流的文学需要,正好是契合了吧。当时也没有人强迫我去。

关于个人记忆

贺:我觉得你写作中个人化的色彩也是很强的,但是你的个人化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封闭的,而是同时具有丰富的社会性。你本来就是开放的,个人化的东西就包含了很多社会性的内容,与后来的所谓个人化写作的东西不一样。那种个人化写作往往是封闭的、自我的、内心的独白。在谈到个人化,你的小说中那种个人记忆的东西是非常突出,如《大浴女》。我记得非常清楚,尹小跳与唐菲去看电影,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正好这个电影我也熟悉,小时候我看过。那种绘声绘色的描写,我想就完全是你个人的记忆自然地贴到小说中间来了。我不知道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你在你的小说中很珍惜、很呵护你的这些个人记忆。是不是你在写作过程中你记忆深处的东西不断地被唤醒?

铁:有一部分是这样。我这样想,小说是虚构的写作,有些写作是非虚构的,比如日记体,日记,散文,反正我写散文完全是非虚构的。这个非虚构,不是指那些思绪,因为思绪本来就是来无影去无踪。我是指散文的事件,还有人物。我不知道散文怎么虚构,但是小说是属于虚构的,在虚构作品里面,很难有条理地择得特别清楚,哪一部分是属于个人记忆,或者纯粹个人的记忆。而要说到虚构作品里的个人记忆,先要确定作者不是角色,不是说小说人物的言行就是作者的记忆过程。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作者的记忆在其中,但是这种记忆我觉得已经掺杂了职业的特点,它现在再从作者的笔下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个记忆肯定已经有些虚构的成分。但是它有个底子,有作家个人经验的成分。

贺:应该是这样,它肯定不是直接的,它只是一个触发点,它就刺激了你的构思过程。它在发酵。

铁:或者也许是你已经忘记了。特别在这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你列提纲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它是逐渐加入进来的,逐渐否定原来的一些设置,然后又有一些东西跑出来了。这个过程其实是作者最幸福的过程,我觉得对于写作者也是最过瘾的过程。当然这个记忆你会是有选择的。

贺:包括《哦,香雪》,为什么在当时觉得不一样,就是在《哦,香雪》中间你有一些独特的感受,你把它表达出来了。在你写《哦,香雪》时,关于乡村的表达,也有很多参照系,很容易去趋同的参照系。我觉得当时《哦,香雪》出来后,为什么一般的人不看重,也是因为他们用这个参照系来读这个作品。

铁:当时的参照系是什么呀?最好比较一下农村故事的参照系。因为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我对参照系的记忆不是很清晰,其实也说明了一种状态。贺:因为那时正好是粉碎“四人帮”不久。那么,还是追求宏大叙事。作家们很希望自己是从小一种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去掂量自己的故事和人物。写农村题材也是这样,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是酝酿着农村改革,土地承包。

铁:正面描写。

贺:而在农村里,给你印象最深刻的肯定不是改革呀承包呀。我感觉你跟农村女孩子接触得比较多,肯定有一种自己的体验和感觉。你对她们内心的一种揣摩,实际上就是《哦,香雪》的基础。

铁:这倒是,我从学校到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农村,我想到了农村我还是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一到农村,接触到的又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因为劳动干活就跟她们在一块。所以我写《哦,

香雪》的基础，我不觉得我比她们高。我写到在农村过18岁生日的时候，我手上打了12个血泡。跟我一块在地里干活的一个社员，她叫素英，二十来岁，比我大几岁，她也没结婚呢，那时候，她一看，然后她就真的哭了，抓住我的手她就哭。她觉得她有泡就是理所当然，她认为我有泡就是不对的，你们怎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呢。我真的觉得就是孙犁说的，在女孩子身上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孙犁说的话让我一下子就有了具体的形象。在我具体的形象就是捧着我的手，哭的，她也跟我非亲非故的，就是普通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的根基，我看待生活，看待人生，到现在会丰富了我的一些内容，一些想法。一些更复杂的眼光和思考。但是我想这个底色我一直没有变。哪怕是以后写了残酷的故事，每当想到曾经有过的这些场景，我就觉得，怎么说呢，她们对我有情有义的，义就是大义凛然的这种情义。我觉得我的一部分小说里是包含着一种对生活的情义。

关于生活情趣

贺：你刚才说到你妈妈当时反对你下农村，好像这还被写进了新闻报道里面。

铁：哎呀！我妈对这特不高兴。那确实是不真实的，我妈妈虽然不想让我去农村，但最终她还是同意了，要不然我怎么会去了呢。当时的报纸就是制造了一个新闻点，说我帮助我母亲学习了《毛选》。把我妈给气坏了。她说我什么时候学了《毛选》才让你去的农村的呀！

贺：(笑)铁：你不信？现在还可以去问她，她还是很生气的。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荒唐。那时候政治、语文、历史都是《毛主席语录》，抄一遍、背一遍，再讲解几遍。我父亲说你总得知道点中国历史吧，他就给我开书目，还要我背唐诗，背古代散文，像张岱呀什么的。我那个时候还爱和大人反抗。那时候除了上课以外，我们还有重体力劳动，要挖防空洞，我挺累的，回来以后还要让我背这背那，我就老是瞎骗他，他说你今天背了吗？我说背了，其实我一点都没背。我母亲对我的学习从来也是支持的。我觉得这些都对我的成长有影响。说到影响，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他们特别想让你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我父亲就是一个对生活老有兴趣的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他对生活也不灰心，一定要给你弄出点色彩来。比如说，我们家有老画报，上面有东欧的一些家具图片，他就请一个木匠来家里，照着这些图片。一起把家里的一个小柜子什么的改造成罗马尼亚式的，弄得楼里的好多人都来学习他的图样。然后要做一点什么吃的，说我给你们烤面包吧。贺：你专门为烤面包写过一篇散文。铁：有这么一篇散文。还有就是堵着窗户听音乐，这在当时都是资产阶级化的生活方式，是受批判的，所以当时还不敢随便让人家来我们家串门，不然人家会说你们怎么出一个怪异的家具啊。我妈妈织各种各样的毛衣，还老给我们改衣服，她的衣服不能穿了，就给我们改花样，大人的呢子外套给我妹妹改一个大小衣，加点花样。她总让你觉得，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生活得更更有色彩，我穿着这样的衣服还觉得挺自豪的。改革开放以后，媒体、印刷这么发达，什么信息你都可以轻易得到，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心灵最重要的，就是让你对生活有兴趣，你一定要对生活有兴趣。我的父母老在告诉我们你应该有一个爱好，我父亲说，如果你什么爱好也没有，看生活的时候就会茫然一片，没有任何兴奋点。他们那个时候对我说，你有什么爱好，我们会尽力的去满足你。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当他们发现我爱文学后，他们会是什么态度。我给他们读了我的作文以后，我妈妈那时候都是热泪盈眶，就哭起来了。以后我老写东西我妈老哭，我说妈你这纯粹是因为我是你女儿。(笑)

贺：培养生活情趣很重要，这实际上也决定你以后的基本写作面貌。在作品中你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就是说你所营造的小说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是沟通的，互相没有隔阂的。但有些作家所营造的是一个封闭的小说世界，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没法沟通的。就是说他在自己的小说世界里如鱼得水，活动自如，而一旦进入现实世界。他就慌了，他有些不知所措，他很不适应在现实世界里生活，他可能就适合存在于他那个封闭的小说世界里，你的小说世界和生活世界永远是沟通的。可以很自由地来往。

铁：你觉得可以沟通是吧？

贺：我觉得当然有些作家是不能沟通的。这决定了他的另外一种风格，那么读你的小说你就会感觉到生活情趣，能感觉到作家也是非常有生活情趣的。

铁：谢谢！因为我想来想去，写作是为了什么呢？写作绝不是想把个人的生活变得怪异。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 19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建于1956年, 已有50余年办学历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	---	--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